

ZHONGGUO HUAJUXUAN

中国话剧选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选

3

ZHONGGUO HUAJUXUAN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选

中国话剧选

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治远
封面设计：乐秀镛

中 国 话 剧 选

(三)

上海戏剧学院 编
戏剧文学系 系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发行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293,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书号：8078·3355 定价：1.20元

目 录

- 战斗里成长 胡 可(1)
- 茶馆 老 舍(79)
- 马兰花 任德耀(149)
- 甲午海战 朱祖贻 李 悟(执笔)(215)
- 胆剑篇 曹 禺(执笔)梅 卅 于是之(303)



战斗里成长

(四幕剧)

胡 可

胡可，1921年生，山东省益都县人。曾肄业于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和济南第一中学。1937年8月参加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12月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式加入八路军。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军后一直从事部队文艺宣传工作。1940年开始剧本写作，创作了独幕剧《戎冠秀》（1944年）、《喜相逢》（1949年）等。1948年与轻影等集体创作了话剧《生铁炼成钢》，1949年胡可将它改写为四幕话剧《战斗里成长》。解放后，胡可又创作了多幕话剧《英雄的阵地》（1950年）、《战线南移》（1954年）、《槐树庄》（1959年）和独幕组剧《连队在行进》（1964年）等。

《战斗里成长》以其艺术形象表现了“革命部队大熔炉，千锤百炼成钢铁”这一主题。全剧通过赵石头父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中成长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依靠阶级的、集体的力量同敌人作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剧作家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这一真理。他长期深入部队生活，注意观察、研究部队生活中主导的、发展着的和普遍存在的积极因素，在话剧创作中，成功地创造了赵石头这一崭新的艺术典型。作者通过赵石头性格发展的历史道路，细致地描写了他的觉醒和成长。而这一成长过程又是透过主人公多方面而又

统一的个性特征体现出来的。赵石头倔强而又机智，朴实而又执拗。所有这些个性都色彩斑驳而又统一在他的自发的复仇意志中。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战争烈火中，锻炼和提高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这种深刻的艺术概括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在《战斗里成长》中，作者不仅成功地刻划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而且还善于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揭示次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如剧中赵石头的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有着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但这一品质的具体内容及其个性色彩，却随着剧情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变化。

在剧情的安排和发展上，作者善于抓住赵钢一家人的生活遭遇这一条贯穿全剧的主线，将人物命运的展现同典型环境的描绘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剧本表现的是1935年—1948年长达十三年的生活和斗争。这十三年不是普通的十三年，而是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全然不同的历史时代。如何在舞台上体现这样的变化？作者采用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通过赵石头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巨大变化。剧本巧妙地构思了赵石头父子、父母历尽千难万苦，十三年后在革命部队中胜利团聚这一富于新传奇色彩的戏剧故事，将主人公个人命运的展示与革命形势发展、部队生活的描绘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观众始终关注着石头一家与革命共命运的曲折遭遇。在舞台上，观众看到了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明显成长的是石头；但同时又能体会到石头的未来是赵钢，赵钢的过去是石头。在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中，两个人物形象互相补充，互相发展，鲜明地反映了普通农民在革命队伍中百炼成钢的时代风貌，不仅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而且有着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集中而有力地体现了全剧的主题。

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部队生活和农村生活的经验，再加上重视语言艺术的研究，这个剧本在语言创造上也是相当成功的。他善于用几句话勾画出一个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全剧的语言，具有精练、明快、朴实和个性化的特色。如第一幕第二场铁柱妻和两代仇人杨耀祖会面时的对白，就充分表现了铁柱妻这一劳动妇女坚贞不屈、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演员的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战斗里成长》美中不足之处是戏的情节发展得还不充分，提炼得还不够。第二幕后，赵钢的命运和性格的发展缺乏应有的表现；反面人物写得过于简单；个别场面描写显得臃肿。但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好的优秀作品，是文艺整风后部队文艺创作结出的丰硕成果。解放后，《战斗里成长》在国内外多次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被拍成电影。1956年，此剧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荣获一等奖。

人 物

赵老忠——贫农，五十多岁。

赵铁柱——即赵钢，其子，二十多岁青年农民，后参军任营长。

赵 妻——铁柱妻，二十多岁。

赵石头——即黑蛋，铁柱之子，先是五岁，后是十五岁，十八岁。

杨有德——恶霸地主，五十多岁，后当汉奸及国特要员。

杨耀祖——杨有德子，二十多岁流氓，后任日寇警备队中队长，
蒋匪保安第×纵队第×大队长。

(以上人物年龄随各幕相距时间增加。)

老 庆——农民，五十多岁。

仓婶子——农妇，五十多岁。

周教导员——三十岁。

四 海——通讯员，二十岁。

双 儿——通讯员，二十岁。

文化教员——二十余岁。

王德钩——老战士，后任班长。

崔大秋——老战士，后任副班长。

老 齐——炊事员，四十多岁。

战士甲、乙、丙、丁、戊……

团部通讯员。

电话员。

伪军甲、乙。

匪兵甲、乙、丙、丁、戊、己、庚……

老汉、老妇、壮年、青年、妇女多人。

时 间

第一幕

第一场 一九三五年秋某日。

第二场 一九四五年秋某日。

第二幕 一九四八年秋某日。

第三幕 第二幕后数日。

第四幕 紧接第三幕。

第一幕

第一场

一九三五年，秋天的傍晚。

华北某县城附近一农家。

屋里，简单的农具，有门通院内。

幕启，场上无人。

赵铁柱从地里回来，他面色沉郁，把铁锹“当啷”一声仍在就地，赵妻抱着黑蛋上。

赵妻（奇怪地望着丈夫）你怎么啦？耷拉着个脸，又跟谁生气啦？

赵铁柱（不理，片刻）爹呢？

赵妻爹去找老庆大伯去啦，说是要点砒霜回来等着耩地种麦呢，出去可有会子啦！

赵铁柱（没好气地）耩地种麦？这三亩水地眼看就种不上啦！

赵妻怎么？这三亩水地就生生叫杨家霸了去？咱跟他打了这一年官司莫非就……

赵铁柱（发火）打官司！打官司！顶个屁的用！

赵妻你看你吃了炮药啦？咱们种了十来年的地，他杨家造了张假文书来就能霸了去？爹打算明儿再进城去一趟，要

是官司打赢了……

赵铁柱 赢？（爆发地）咱们输啦！（从怀里掏出判决书，在手上用力颤摇着）大衙门口的判决下来啦！咱们输给人家大财主了！

赵妻 （惊呆）什么？咱们有理的倒输啦？

赵铁柱 （展开，用手击打着）这不是还扣着那大印！我不宰了他们我出不了这口气呀！

沉默，屋外人咳嗽声。

赵妻 爹回来啦！爹还不知道呢吧？先别对爹说，他那身子骨儿刚略好一点，要是知道了，病儿又得犯！

赵老忠登场，抱起黑蛋。

赵妻 （故作镇静）爹！吃饭吧！

赵老忠 （兴奋地把手里的东西交给妻）要了点子砒霜，赶明耩地种麦多使上点。黑蛋！你别抓，这不是吃的，这是毒药，快放到那黑罐里去吧！——这天底下真有好人哪！老庆又帮我盘缠钱，这回官司打赢了可不能忘了你老庆大伯！嗨，老庆说的对，输是输不了，要是输，他早下判啦！这高等法院里把这案子押了两个多月，当大官的心眼细着哩！跟包老爷似的，只要咱们有理……

赵铁柱 （憋不住）有理挡不住人家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

赵老忠 （坚信地）有钱挡不住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天下总有那青天大老爷！（赵铁柱欲插言，妻示意止之。）

赵老忠 青天大老爷看咱庄稼人受制，他也跟着掉眼泪！我知道，有这样的黑脸老包，……

赵铁柱 （难耐地）着我说就不跟他打官司！一把火把他家全烧光。

赵老忠 年幼的人，光图说说痛快，犯法的事可干不得，凡事全

凭个理。咱们有文书，私凭文书官凭印，打到北京不怕他！……

赵妻 爹，你歇歇，吃饭吧，饭都凉了。

赵老忠 那是我花二十块现大洋买的地，我一个人也没雇，刮风下雨收拾那井，房都没舍得盖，先收拾那井，这才成了水地。他见卖主死了，造了张假文书，拿出五十吊制钱想赎我的！你看我赵老忠好欺侮！（咳嗽、颤抖，赵妻急为他捶背）……我不管你天大的财主，我就要告你！你霸道！有国家的王法管着你哩！我明儿上太原府……

赵铁柱 爹！你不用去告啦！

赵老忠 为什么不去？

赵妻 （递眼色给赵铁柱）爹身子骨还没好利落，他怕爹再病在外头。……

赵老忠 不碍事。咱们一家四口活的了活不了，搬得倒搬不倒姓杨的，全靠这一趟啦！到这节骨眼上，我不能打退堂鼓！（对赵铁柱）你去找你老庆大伯来一趟，我把家里这事儿托付给他。你们年幼，办不了事。……

赵铁柱 爹，不用去找啦。

赵妻 你就去吧！（赵铁柱迟疑，妻把孩子交给赵铁柱）你跟着爹，我去一趟！（下。）

赵老忠 （希望地）官司打赢了好种麦，打了一年官司花的这钱他杨家得赔给咱！铁柱你说……

赵铁柱 （忍耐不住）爹！法院的判决下来啦！

赵老忠 什么？你说什么？

赵铁柱 判决下来啦！

赵老忠 噢！这三亩水地到了儿是归了咱们啦！

赵铁柱 不，爹！咱们的官司打输啦！

赵老忠 (有如晴天霹雳) 什么? 输啦? 输啦? 咱们输啦?

赵铁柱 嗯! 地归了杨家不说, 咱们还得出钱赔礼! (跺脚) 他仗着有钱有势, 花钱买的判决!

赵老忠咳嗽, 一口痰憋住, 赵铁柱为之捶背少顷。

赵老忠 (吐出一口痰, 喘息) 你听谁说的?

赵铁柱 镇子上送信的捎来的, (取出) 这不是? 还扣着大印, 人家在太原又有买卖又有人, 这不明摆着花了钱?

赵老忠 (两手颤抖着接过判决书, 呆望着) 青天大老爷! ……青天大老爷…… (绝望地叫) 杨有德! 你坑得我们苦哇! ……穷人没路走了! 俺们没路走了! (咳嗽, 喘息。)

赵铁柱 爹, 爹, 你躺一会儿, 你躺一会儿。

赵老忠 (自语) 莫非真绝了我的后路? 我五十多岁老头子当真就要了饭? 咱们这十几年的光景莫非这就包了估? 莫非我就这样的死了? 天哪! 这就是那官府! 这就是那理! 这就是那王法! 青天大老爷呀! (将判决书撕碎。)

黑蛋 爷爷! 爷爷!

赵老忠 哦! 你爷爷心眼里闷的慌啊! (少停) 铁柱! 你去给我打壶酒来!

赵铁柱 爹! 你躺会儿吧! 你病还没好喝什么酒?

赵老忠 (沉静地) 好孩子, 喝口酒解解闷气, ……你老庆大伯为咱忙活了这一阵子, 操心受累的, 不管是输是赢吧, 咱得谢谢人的这一片好心!

赵铁柱持酒瓶下。

赵老忠 (彷徨自语) 老天! 你看见了吧? 三十年哪! 辛辛苦苦挣下的光景……俺们可是好人哪! ……莫非这就是那命? ……唉! 不如死了吧! 死了吧!

黑蛋 (哭了) 爷爷! 爷爷! 你不死!

赵老忠 哟！爷爷不死！黑蛋！你到窗台上把那黑罐拿给我，……

黑蛋跪在炕上，取下黑罐给赵老忠。然后眼巴巴地望着爷爷从罐里掏出纸包，打开，又眼巴巴地望着爷爷把砒霜吞下。

黑 蛋 爷爷！给我点儿吃！

赵老忠 （爱抚地）黑蛋！你不能吃！（拭泪）黑蛋！（抱起，用胡髭吻着黑蛋的脸）爷爷先走啦！我两眼一闭，两腿一伸，我走我的啦！（巡视四周）唉！铁柱！谁也顾不了谁啦！

赵妻上。

赵 妻 我老庆大伯说随后就来。爹！他呢？

赵老忠 我叫他打酒去啦！

赵 妻 爹！你……？

赵老忠 你不要管。我憋闷的慌。……

赵妻点起灯，摆上饭。

赵铁柱持酒瓶上。

赵 妻 （悄声）你对爹说啦？

赵铁柱 嗯。

赵老忠 你们都坐下，咱们一家子聚一会儿！你们吃着，我有话对你们说。……

赵铁柱、赵妻盛饭吃。

赵老忠 （自斟自饮）孩子！你娘命苦，死的早，你爹活了五十三岁，受了一辈子苦，熬到今天……唉！落了个这！你爹对不住你们哪！什么也没给你们留下，留下了一屁股饥荒……（流泪。）

赵铁柱 爹！爹！

赵老忠 你爹没本事，……可是你爹活得志气！孩子，你们大了

不能给我丢了人。

赵妻 爹！你怎么啦？

赵老忠 ……官司是输给他了！咱们跟杨家这仇是没完没了呀！

赵铁柱 嗯，爹！

赵老忠 我死后……

赵铁柱 爹，你怎么啦？

赵妻 (同时)爹！今儿后晌你怎么净说这些话呀？

赵老忠 我死后……你们别忘了报咱这仇！孩子！给你爹争回这口气来！我不要你们上坟烧纸，只要给我报了这仇就是我的好小子！(胸中焦灼难熬，勉力支持。)

赵铁柱 (同时)爹！爹！你怎么啦？

赵老忠 唉！孩子！你们别难受，你爹活不过今儿晚上了！

赵妻 (发现罐子和纸包)爹！你吃了——黑蛋他爹！咱爹吃了砒霜！你快去找人哪！爹呀！

赵铁柱惊慌，返身外出，正碰上进门来的老庆。

赵铁柱 老庆大伯！老庆大伯！

老庆 嗯嗯！什么？什么事？

赵妻 我爹吃了砒霜！

老庆 快！快去镇子上抓药！……唉！这是怎么说的！

赵老忠 回来！(呻吟)老庆哥！不用啦！我只要寻死，就不打算再活，回来！不要抓药啦！

老庆 (见酒瓶，惊)老忠！你喝了酒？

赵老忠 (点头)嗯。

老庆 (顿足)怎么叫你爹喝酒呢！(望着在炕上滚动的赵老忠，难受，拉住披衣外出的赵，绝望地悄声说)喝了酒就没救

儿啦！唉！预备后事吧！

赵铁柱妻 (哭号)爹！爹！

黑蛋 (吓哭了。)

赵老忠 (打滚)哎呀！烧心哪！给我舀瓢凉水来！(接过赵妻递来的水，饮下)老庆你坐！

老 庆 (落泪，责备地)老忠！老忠！你糊涂啊！你太糊涂啊！人在青山在！你可真不该办出这事情来呀，老忠！

赵老忠 老庆哥！

老 庆 哟！兄弟！你有什么话你就留下吧！

赵老忠 我冤枉啊！我人死，我心不死啊！……到阎王爷那……我要告他姓杨的呀！

室外沉重的脚步声，众人注视门口。

杨有德偕子杨耀祖登场。

杨有德 这儿倒挺热闹！赵老忠！你输啦，知不知道啊？

老 庆 四爷！老忠已就是快死的人啦！吃了砒霜啦！……

杨有德 噢！吃砒霜寻死？赵老忠！我趁你还有一口气儿，我要问问你，我问你还告不告？

杨耀祖 我父亲问你话哩！问你还告不告！说呀！

赵老忠 (挣扎起)姓杨的！咱们两家没完没了！阳间告不下你，到阴曹地府我要告你！

杨耀祖 别说废话！

杨有德 赵老忠！你有种再去告！娘拉比的咱们手拉手再去过一堂！

杨耀祖 你服不服？不服还可以告到南京最高法院，告到蒋委员长那儿也可以的！我们杨家陪着你！

杨有德 赵老忠！你睁开眼看看这爷们是谁？区长是我外甥女